

今日思想沙龍

「沒有人能啓示你什麼。除了那在你知識的黎明時辰已半時半醒的知識！」黎巴嫩Bcherri的Kahlil Gibran在「先知」裏如是寫。

「……正本清源，關於科學教育的第一個問題應該是：我國的科學教育，目標是什麼？（有些人甚至於要問：有沒有目標？）我的感覺是：我國科學教育的目標非常曖昧不明，似有似無。而且在那『似有』的地方，還明白地顯露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毛病：『諾貝爾症』。」國內反文憑歧視急先鋒，出身

高等研究所的楊維哲接著提出「科學教育最重要的有三個目標。最狹義的是為科學而科學，要提高我國在這些學科方面的水準；其次，科學是實業與技術的基礎：科學進步，農工商才能發達。最後，更廣泛地說，我們要提高全國人民文化水準，因為這是國力的根本：文盲、數盲跟理盲，十個人也許抵不得一個用！」

時間相隔半世紀以上，一在近東（Kahlil Gibran）；一在遠東（楊維哲），細數他們的底蘊，無非叫我們認識「強者的哲學—接受生命，接受現實」。

一、「名與實」與劉孔樂博士

去（66）年十一月廿五日的「中國論壇」半月評中作者楊維楨（台大電機系）就如何解決工業專業技術觀點以言「名與實」，開始舉三例其中有「……中國人講究『名不正言不順』，但也很會『巧立名目』『搞名堂』，……。有一家學校是以『中國醫藥』為號召起家的，但現在除了象徵性的中醫課程外，變成以『中國』為名，『醫藥學院』為實的學府。」這一段話印證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有警惕和鞭策我們在方法與觀念上有待慎思斟酌而全力以赴的意思在。正因為「真理不容遷就」「思想這件事……是談不到什麼寬大與容忍。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楊先生提醒我們「堅持自己特有的思想」（一發

——一個大四生的看法與想法：
從檢討我們的精神、
意志與政策出發：——

展中國的醫學）的深一層意味值得注意！

再有，十二月五日出刊的杏鐘，轉評美國醫藥援華會劉孔樂在例會上坦率指陳自由中國台灣等地區醫界不自求獨立發展盲目崇洋的畸形現象已使

這位關心中國醫學的美籍友人感到無比痛心與失望。（我們的宣傳界一報章雜誌一似未曾加以提醒國人！）劉先生

提出中醫理論體系中邇來較為外人注重的「針灸」熱，也因保守的美國醫學界「看不出其內容與價值」而全盤對中國傳統的實（經）驗醫學的期望徹底落空，他補充說這種契機的掌握一旦失去，我們天天想要擠進世界醫學的美夢難圓！

上二件都發生在台北首善之地，有心人誰曾靜下來為這自我的隱憂擔心過？（包括當局在內！

我們不禁要問：天天在吶喊的文化復興、民族精神、人格教育，難道竟連這起碼的「道德勇氣」與「知識責任」都沒有，還敢吹「醫師下鄉」，「延誤醫藥分業」，其意義究竟誰懂？

二、泛論文化政策的根本問題兼談如何復興

國父說：「民族意識是民族主義的根本！」它同時告訴我們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利益觀」。廿八期校刊（醫藥學苑）社論引「傳統之建立與自尊之矜持」來說明「今日我以學院為榮，明日學院以我為榮」的心理問題，與其說它代表著多數人的共同希冀，毋寧認它為「一次大規模的政策改革著眼」的！蓋文化或文明其層次不但多樣而且錯綜，除非我們有計劃有耐心自大處著眼從小事做起，一點一滴，知識分子人人為真理的推進和擴充而奮鬥犧牲，發揮所謂「俠出於偉大的同情」針對時下的病態（象）及其根源作毫不客氣出乎至誠的建議與批判。總是，紮根基是要痛下苦功的，不但要有明智的行政機關，也要有果敢的個人來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如單從感情出發，未看清問題就搶先價值判斷，則只有豐富的根源感，而想要有深遠的展望力及清晰獨到的分析力也就難上加難了。

而復興之道何求？曰：自力更生，充實教育。發展民生但絕不能迷失於經濟成長百分比底下！孔子說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我們盼望是科際大整合，大家積極參與！誠如克萊因引邱吉爾的話「不用信那當局者」才是當今的所去所從哪！

三、新教育的出現——社會教育的重整

近代教育的制度化乃是源於歐洲尤其英國。而「日本是全世界上少有的教育徹底普及的國家」！

充實教育絕非盲目接受囫圇吞棗，「新教育的宗旨乃是根據確切普遍奏效的法則，養成堅固的善良意志。」德國哲學家 Fichte 在「告德民族書」中一再申訴「新教育的目的只是努力把人類本性的精神活動，使其能有秩序的發展下去。知識實為我們達到有人格的狀態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然而新教育最直接的目的却非知識。……受了新教育的學生，他是受了愛的感動而努力自動地去讀書，同時還能對一切事情把他和全體關聯起來去加以觀察，並將觀察或研究的東西更用實驗來實地練習」又說對於同胞的愛，第一是尊敬、愛護、信賴同胞且以自己生存在同胞之中為榮的心境……第二是為民族而服務，為國家而願犧牲自己的心境……」。

正當電腦考試、電腦教學、電化設備以及未來學充斥及宣傳期間，我們只要承認電子技術日新月異就可，却不必硬將機器當神明以為萬能！Marvin Tokayer 三年前在「日本人死了」一書中從教育著手，以猶太拉比的駐日

身分（宗教上）從根檢討日本人的教育所隱藏的問題，他以為「一個人必須依靠教育而獲致富於獨創性的理念，並領會富於獨創性的生活方式然後朝更高的目標生活下去。如此方可瞭解真正的人生目標以及人生的深切意義。」並預期「教育制度如能改善成更富刺激性，以日本人的潛在能力，那麼推動世界的優秀頭腦必將輩出」。認定一切最佳的判斷最佳的決策皆從教育始的拉比，反對 Williams James 和 John Dewey 所倡實用主義把職業教育一學校一當成職業上的準備場所！他同時為日本人把幾千年傳承下來的民族優點、民族智慧棄之如敝屣而擔心！就具體改革教育制度方面，他對「把原有的一套全部加以破壞不表贊同……為開發更佳的方法，組織極為嚴密的教育制度研究會一類的機構是必要的，……這個改革教育的委員會必須從整個日本歷史去詳細而徹底地研究日本所產生的偉大頭腦是如何受教育、如何完成他們的偉大業績著手。……在分析日本所產生的偉大人格之前，改訂教科書、制訂新的課程標準、區分每個教師有無才能等等，都是瑣碎末節之事。要想改善教育制度當然需要一次又一次將整個日本的教育制度加以徹底的分析、研究並評鑑其功過」。

值此各大學紛採美式教法中國化呼之欲出的今天，醫學——一門應用科學——教育可從何處改善起？我們開始想改善了沒有？由日式轉型為美式到中式要多久？多少人期待、關心？期待關心的這一代又有多少人投入思考，力挽狂瀾呢？

四、報導實在的鄉土中國——思考獨立的呼喚

以才能教育引入台灣出名而以山胞音樂飲譽東瀛的呂炳川先生其研究精神值得景仰。可是要等到他國得獎之後，我們才稍加注意，可見不客觀、不能獨立的傳播系統尚待加強。有人拿「一九一一年以後的中國就沒有像日本那樣的穩定的社會中心以及深厚的中間力量」來解釋近代中國積弱的一因；若拿康德的「何謂開明 Enlightenment」中「開明所必需者不外自由，而且在一切稱為自由的事物中最無害者，那就是在各方面公的使用一己理性的自由。……唯有依賴它，人類才能達到開明。」則我們的遲滯不進，毋寧說是：思想貧乏不能獨立，感情泛濫人文基本素養太過牽強，在大學或在研究學問中我們粗枝大葉、似懂非懂地「默認」一些外來的「模式」「理論」至於自己的調查、數據、理論體系却懶於手力整理！楊維哲君主張「根絕崇洋心理」、「根絕科學思想」，則「心理建設——民族自信自尊」容易成功，又指出「如果我們澄清目標，就能抓住要點」，決心、做不做、重視計劃之規劃以及成果評估等等因素加起來，才能達到集思廣益的作用，我們有時連開會都不懂，實在值得擔心：合理而確能發揮延攬、諮詢、長期制度化的評估式的聽證，幾時能達到？——屆時方可打破本位而觸及問題的本質，藉著分野的溝通，我們思想的獨立才有其意義，才有其躍昇的本能。Marvin Tokayer 引述在猶太學校的傳習方式時所說「猶太教育的最後目標在於教學生如何獨立從事學習」「因此之故，他們所

重視的並不是報告的內容，而是為了寫報告而做的處理資料的方法。」實為他山之石，值得借鏡呀！

「當你不能與你的思想和平相處時，你才說話」——先知「說話」

人莫樂於閒，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閒則能讀書，閒則能遊名勝，閒則能交益友，則能著書，天下之樂孰大於是？